

野叟曝言

第一奇书野叟曝言奋字卷之一

第一回 三首诗写书门大意 十觥酒贺圣教功臣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
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这首律诗乃唐诗人崔颢所作。李太白是唐朝数一数二的才人，亦为之搁笔。后人遂把这诗来冠冕全唐。论起崔颢的诗才，原未能优于太白，只因这一首诗做得好，便觉司勋身分比青莲尚高一层。固是太白服善，亦缘这诗实有无穷妙处，故能压倒青莲。无奈历来解诗之人都不得作诗之意，自唐及今，无人不竭力表扬，却愈表愈蒙，崔颢的诗名日盛一日，其心反日晦一日。直到本朝成化年间，一位道学先生把这首诗解与人听，然后拨云见天，才知道青莲搁笔之故。作者之心，遂如日临正午，月到中天。正是：

不得骊龙项下珠，空摹神虎皮中骨。

这诗妙处全在结末二句，从来解诗者偏将此二句解错，所以意味索然。何尝不众口极力铺张，却如矮子观场，痴人说梦，搔爬不着痒处，徒惹一身栗块而已。道学先生解曰：

此诗之意是言神仙之事，子虚乌有，全不可信也。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曰“已乘”是已往事，人妄传说，我未见其乘也。“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，曰“空余”是没巴鼻事，我只见楼，不见黄鹤也。黄鹤既“一去不复返”，则白云亦“千载空悠悠”而已。曰“不复”，曰“空余”，皆极言其渺茫。人妄传说毫没巴鼻之事，为子虚乌有，全不可信也。李商隐诗“青雀西飞竟未回，君王长在集灵台”，疑即偷用此颈联二句之意。“晴川历历”我知为“汉阳树”，“春草青青”我知为“鹦鹉洲”；至昔人之乘白云或乘黄鹤，则渺渺茫茫，我不得而知也。痴人学仙，抛去乡关，往往老死不返，即如“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；而昔人竟永去无归，我当急返乡关，一见父母妻子，无使我哀昔人，后人复哀我也。故合二句曰：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“愁”字将通篇一齐收拾，何等见识，何等气力！精神意兴，何等融贯阔大！掀翻金灶，蹋倒玉楼，将从来题咏一扫而空，真千古绝调，宜太白为之搁笔也。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，则诗中连下“空余”“空悠悠”等字如何解说？且入仙人之境，览仙人之迹，当脱却俗念，屏去尘缘，如何反切念乡关，且乡关不见而至于愁也？“愁”字俗极，笨极；愁在乡关，更俗，更笨。无论青莲断无搁笔之理，中晚诸公亦将握管而群进矣。道学先生所解如此。

毕竟道学先生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贤臣，姓文，名白，表字素臣。听解诗者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圣君，年号宏治，庙号孝宗皇帝。这贤臣何时解诗，这圣君何时听解，事尚在后。且说文素臣这人，是铮铮铁汉，落落奇才，吟遍江山，胸罗星斗。说他不求宦达，却见理如漆雕；说他不会风流，

却多情如宋玉；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，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。力能扛鼎，退然如不胜衣；勇可屠龙，凜然若将陨谷。旁通历数，下视一行；间涉岐黄，肩随仲景。以朋友为性命，奉名教若神明。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，不识炎凉的名士。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，是止崇正学，不信异端；有一副大手眼，是解人所不能解，言人所不能言。

记得成化元年，朝廷命景王见濠、太监靳直、兵部尚书安吉，至南京祭告孝陵，并赴苏、常两府查阅江海门户，操兵防倭。安吉至苏州借观人才，以“三教同原”命题试士。素臣既不信仙，尤不喜佛，作诗两首触之。其诗云：

深耕溉种在书田，非种当锄志已坚。性道朝闻甘夕死，明新得止欲归全。岂知南极三千鹤，不识西方九品莲。忽听蜂然邪说起，摩挲秋水拂寒烟。摇摇圣道巍巍百世尊，那容牵引入旁门？昔人附会成三教，今日支离论一元。使者经纶从可识，诸生诵法竟何存？迂儒欲叫连天屈，万里燕京即叩阍。

安吉见诗大怒，欲褫其衣顶，罗织其罪，致之死地。访闻是苏州府第一名士，但有孝行，并无劣迹。欲发中止，惟记其名籍，恨恨而已。

且道素臣是苏州府那一县人？何等阀阅，有何势力如此敢作敢为？此文素臣，名白，是苏州府吴江县人，忠孝传家。高曾祖考俱列缙绅。父亲道昌，名继洙，敦伦励行，颖识博学，由进士出身，官至广东学道，年止三十，卒于任所。夫人水氏，贤孝慈惠，经学湛深，理解精透，是一女中大儒。生子二，长名真，字古心；素臣其仲子也。文公赴广时，路产一女，落盆即死。水夫人既寡，只此两子，爱子如

宝，却不事姑息，督之最严。素臣生时有玉燕入怀之兆，故乳名玉佳。文公梦空中横四大金字，曰“长发其祥”。又梦至圣亲手捧一轮赤日赐与文公，旁有僧道二人争夺，赤日发出万道烈火，将一僧一道登时烧成灰烬。文公知为异瑞，故尤爱素臣。素臣幼慧，方四岁时，即通四声之学。文公每置膝上，令其谐声，以为笑乐。偶问其志：“愿富贵否？”曰：“愿读书。”“欲中状元否？”曰：“欲为圣贤。”文公颇惊异之。十岁即工古诗，涉猎史子百家。十八岁游痒，后益事博览，精通数学，兼及歧黄、历算、韬略诸书。性恶佛老，遇佞二氏者，必力折之。水夫人尝谓曰：“佛老固谬妄，但世人沉溺已深，非口舌所能挽，何必好辨以贾祸。”素臣曰：“母亲之训当遵，但本性使然，矫矫实难。且冀百有一悟，亦为正道稍树藩篱耳。”水夫人笑而颌之，遂不复禁。故素臣应观风之试，忽见“三教同原”一题，正性勃发，遂作前两诗以触安吉，几贾奇祸也。水夫人有弟名云，字五湖，最爱素臣，常称为丰年之玉、荒年之谷。因性耽隐逸，一日挈家而去，不知所往。五湖而外，有季叔名雷，字观水；族叔名点，字何如，俱与素臣同笔砚。亲友中申心真、景敬亭、元首公、金成之、景日京、水梁公、匡无外、余双人等为莫逆交。观水尝谓心真辈曰：“使我等并居廊庙，共行所学，致君泽民，虽皋、夔、周、召，所不敢居；恐房、杜、姚、宋之盛，尚当过之。”时心真等皆以为然。首公复请观水月旦诸人，观水曰：“公等皆卿才。日京用壮，非绝尘，即败辕耳。”指素臣曰：“此视所遭耳，不幸则为龙比，幸则其功业所至，殆未可涯量。”心真等亦以为然。素臣妻田氏，系河南内黄田翰林之女，通诗习礼，与古心妻阮氏共事

孀姑，曲尽妇道，水夫人亦爱之如女。一门之内，雍雍穆穆，元气盎然。

素臣常思邀游名山大川，以广闻见，且遍览山川形势，物色风尘，以为异日施措之地。因兄弟和乐，琴瑟静好，聚顺欢然，兼有贤母训诲，学业日进，迟而未发。一日阅邸抄，见宦寺擅权，奸僧怙宠，时事日非，不敢再缓，遂请命于水夫人。水夫人慨然道：“夫教始于事亲，终于事君，安可守温清之细节，忘率土之大义？”素臣之叔何如，知有远行，约了诸相好作饯。因梁公远游，日京外出，只有心真、敬亭、首公、成之、无外、双人等七人携樽挈盒而来，与素臣送行，并邀古心入席。成之欲取酒筹行令，敬亭道：“知己谈心，不必干以酒政，还是讲学论文罢。”首公道：“今日为素兄饯行，须借酒以壮行色。酒筹太热，酒太多；讲学论文太冷，酒太少。我等九人，俱有素怀，今日挨坐而来，各言所志，言毕者进以巨觥，各人俱酌酒相贺。以志之高下大小为酒之数，在乎冷热多少之间。可乎？”众人皆称善。首公因令人满斟一杯，送与心真，道：“请教。”心真让素臣。何如道：“弟与古心在座，素臣自然不便。”心真道：“如此反主为客了。愚年已过四旬，落拓无所成就，尘世轩冕久已视之若无，心胸垒块固亦浇之不尽。虽然窃有慕焉，鄙食其为汉之迂生，廷叱天子而神独王；鲁仲连为齐之高士，辞烹诸侯而气不沮，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居其功，与人休兵息争而不避其祸。此愚之志也。”说罢举酒，一饮而尽。首公拱手道：“此丈夫之志也，啻啻小儒，闻之掩耳矣。宜进三爵。”心真不肯，勉饮了两杯。合席各饮如数。次及敬亭，敬亭不为虚让，因说道：“愚年虽未及四十，而去日已

苦其多。功名之事，等诸浮云；性命之图，危若朝露。欲寡过而未能，思养心而鲜要。目下探讨程朱，于‘主敬’二字稍有把持。倘得工夫纯熟，不至如野马无缰，便是弟的进境了，此外更何所求？”素臣肃然改容道：“此圣贤学问，非敬兄不能行，非敬兄亦不敢言。在座诸人虽各有所怀，谅无有出乎右者。这必当贺三爵。”素臣、首公等俱应道“是”，敬亭也就不敢推辞。大家都饮了三杯。首公告过罪，即说道：“江河日下，教化凌夷，弟若遇时，欲复大司徒典教之旧，以论秀书升之法得真儒。即就现在官制而论，亦须专责国子，课教贡士，如胡文定公经义治事之法。力行十年，必有真士出乎其中，然后分发郡县，使为司铎，以教天下之士。教有成者，升之太学。即士之升有多寡，以定司铎之优绌。其优者不必迁官，但优以爵禄，如汉守令故事。如此数十年，则人材日盛，教化可兴矣！”敬亭道：“弟思独善而不足，兄已兼善而有余。宜进五爵，为天下庆得人。”素臣道：“禹、稷、颜回，同道也。是三杯罢。”因又饮了三爵。次及成之，成之道：“弟与何如、双人同志。何如不僭客，让无外先说，我等三人同说可乎？”因及无外，无外持杯大笑。心真问故，无外道：“弟自笑弟之志没文理、没傀儡耳。诸兄之志皆希心圣贤，援引古昔，麟麟炳炳，蔚然可观，才算得志愿。至如弟者，只知道把酒问天，看花踏月；焚一炉好香，抚瑶琴数曲；烹一壶好茗，读楚些数章；泼几幅米家山水，绣几首崔珏鸳鸯。遇贫交缓急，敝簏不吝千金；逢齷齪鄙夫，老拳何妨一击。赠宝剑于烈士，拔佩刀于不平而已，诸兄闻之，得毋赧然乎？”心真道：“乐己之乐，道不背乎！圣贤忧人之忧情，岂同于沮溺？方将率天下

孤寒向门俯首，又何敢笑？应进三爵。”无外只饮两杯，众人如数。贺毕，成之、双人、何如同说道：“我等之志龌龊卑鄙，本无足道，但不可匿而不陈。我等所愿者，抡元魁于乡会，占鼎甲于胪传，蜚翰苑之英声，著木天之清望。量才玉尺，桃李尽入门墙；藏简名山，神鬼皆为呵护。老妪俱拜乐天，外夷咸知苏轼。显祖宗于凤诰，垂姓字于瀛洲而已。”说毕各饮了一杯。敬亭、首公俱赞道：“才人本色，名士风流，宜贺三爵。”成之扯住不肯，因各贺了一爵。心真道：“如今要请教古心昆仲了。”古心正待开言，众家人道：“景相公来了！”

只见日京满脸酒容，一腔怒意，气冲冲的直走入来。敬亭道：“吾弟在何处饮酒，因何发怒？读书人第一要涵养气质，不该有这般光景。”日京道：“大哥，你不知原委，先是兜头一盖，把兄弟要呕死了。”素臣道：“日京天性爽直，必有原故。敬兄且不必埋怨，待日京说明原委，再作理会。”古心道：“日京馀怒未息，且饮了入席三杯，消一消怒气，再讲不迟。”家人斟酒递上。心真道：“酒且慢吃，待日京说明，才吃得爽利。”无外道：“我也急要听个明白，且把酒归了壶，省得寒了。”日京按住酒杯说道：“闷酒易醉。我在家陪一极不相知的至亲，不知吃了几杯，送他出门，就撞了这一桩闷气，把酒都涌在心头，那里还吃得下？且待我说明了，吃一个爽利罢。各位来约，值我外出，直到昨日二更天回家，方才知。一早就起来，偏撞着这位至亲，只得陪他吃了点心，就对他说公席钱行的话。他说早着哩，我们许久不会，正要叙阔，难道只有文素臣是朋友吗？”首公欲问那至亲何人，却被无外止住。日京道：“我

那时心里就闷得慌。没奈何，留他吃饭，被他絮烦一个没住头，也不知他讲了些什么话。直陪他吃完了饭，送他出门，一径往这里来。到得县前，平白地拥出许多人来，把我截住在那边。只见有七八个人都打得两腿血淋，看的有整百人，一片声替他叫屈，说是真正奇闻。”因笑道：“我那时就把饯行之事搁起，挤进去，细细根问。才知道那二十五六岁年纪，白面孔，额上有一个大黑痣的，叫做屈伯明。”首公失惊道：“屈伯明是贫而有志的人，他为何事？他也是秀才，这瘟官难道就敢加刑吗？”无外着急道：“现是牵枝带叶的说了这半天，还没头没脑，首兄怎只顾打断他的话头！”日京道：“打的却不是他，他住在北关外，训蒙糊口。有妻子何氏，相貌端正。不知那一日，来了一个五台山化缘的和尚，说会祝由治病，叫做行县。看上何氏，几番到他家去募化，何氏回绝。到前晚三更天，行县掇门进去，脱衣上床，竟去强奸何氏。何氏不从，极声喊叫。邻人闻声赴救，被行县打伤了好几个，赤体逃跑，哄动了一关的人，直赶到几里路外，才拿着了。因这贼秃跑急了，黑夜慌张跌在一个野坑里，满身臭粪，才被众人捉住。到馆中叫了屈伯明，一同进城解官审究。县官不肯坐堂，押坐班房里面，今日才叫进去，将受伤并捉获的人打得死去活来，说是邻佑地方并非应行捉奸之人，又未在奸所捕获，将行县竟行释放，骂也不骂一声。屈伯明上去叫屈，县官不理，立时撵出。我那时恨不得撞进县去，打这脏胚一顿。奈是白衣，也没这个道理。一路越想越气，几乎把肚皮都憋穿了。不料走进门来又受大哥一番埋怨。”无外一面听一面摩着肚子道：“这须用去年三月初头那响雷把脏官、贼秃一斧一个登时劈死，方出我胸中

之气。敬亭，我不知就里，所以埋冤，若是我在那里，也要生气。”古心道：“总之，是个和尚便有五六分可杀的了。奸邪贼盗到了无可奈何，就去削发避罪。今日强奸之事？本不稀奇，但可恨瘟官枉断，真属千古奇闻。”成之道：“柯浑是广东人。广东有许多州县妇女以行奸下蛊为事，夫男明知不禁。邻保捉奸，柯浑必反以为奇闻。”心真道：“丈夫不在家，妇女喊救，邻保若不赴援，必至失节后已。于奸所打伤多人，赤体被获，岂犹有诬拿之事，而云非奸所捕获？柯浑也是科甲出身，如此断法，真属丧心。”何如道：“柯浑丧心，必得恶报。但向以如此丧心，其中定有别故。”首公道：“伯明有志之士，此番冤抑，焉知非激之使奋？仕途狭窄，恐非柯浑之福。”双人道：“行县强奸未成，应得重罪，而脱然法外，真属不平。”敬亭道：“行县亦必得恶报，岂能终逃法外耶！”素臣太息道：“水有源，木有本。奸僧肆恶，总恃佛为护符，安得扫除芜秽，为拔本塞源之治哉？”成之道：“事已如此，空言奚益！我等且完正事，乡邻之斗，暂且搁过一边，待他日各有际遇，再行廓清未晚。”因将席间言志饮酒之事，向日京述一遍，道：“如今就轮着你了。”家人们早已添上杯箸，把原斟的换过。

日京更不言语，连饮三杯，说道：“小弟之志微类心真、无外两兄，而与家兄辈则迥乎各别。弟性粗豪，未尝学问，也不识理学渊源，也不论词宗同异，也不耐烦与腐儒酸子镇日没偈僮的歪缠。遇有际会，扞虱而谈，下马作露布，上马杀贼，如耿恭、班定远辈，立功绝域，图像凌烟。倘时运不齐，便牛角挂书，螯头饮酒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一腔热血，偏洒孤穷。吾愿已定，诸兄得毋笑其狂，且嗤其妄

乎！”首公道：“这才是英雄作用，觉弟辈所言，不脱俗儒腔调。此一席话，几如羯鼓解秽矣。”因唤人斟上五爵。敬亭道：“舍弟粗豪，首兄不责其率尔，反以五爵相贺，殊非朋友之道。”日京止肯喝一杯，被首公、心真、无外劝足了三杯。日京请问古心之志，古心道：“弟本拘迂，初无大志，惟愿取科甲以显亲，绝仕进以全性，彩衣侍母，青毡课子，种几株修竹，拓一本兰亭，耳听些好鸟枝头，眼看些落花水面，我寻我乐，吾爱吾庐而已。”心真、成之、无外俱赞道：“古兄之志，进不求荣，退不遗世；养亲教子，笃尽天伦；闭户读书，自得至乐，较我等所言，奚啻上下床之别？宜进五爵。”古心止受一爵，被敬亭苦劝，复受一杯。众人贺毕，未及素臣。素臣命童儿奚囊拿过花笺一幅，援笔书古风一首，其词曰：

深山之深白云封，青天白日无人踪。拥书万卷图百卷，千缸葡萄双芙蓉。一发书，一披图，时乎嘻笑时磋吁。磋吁嘻笑两无极，芙蓉光芒射四隅。山间灵怪走欲尽，指天直落日中乌。双剑入匣破泥瓮，光凝琥珀浸头颅。高歌太白襄阳句，清风明月来相娱。上方星斗供揽辔，下视尘世如蝼蛄。君不见汉两京、晋三都，斯文空在人俱无。江水东南流不转，功名富贵真土苴。读书舞剑更酌酒，此乐那复思铜符。山中云，云中山，尔能容我之痴顽。与尔百世常相守，魂魄安能离此间！

素臣写完道：“此鄙志也。”众人看过，俱哗然道：“诗虽绝佳，不过渊明无功之流，何足以辱素兄。知己相聚，乃有隐情，该先罚三大杯，重复宣示。”因大家立起身来逼着素臣饮酒。素臣无奈，立饮毕，拱令还座，然后说道：“弟

之本愿实止于此，诸兄既众口一辞，弟亦卒难致辩。弟向有一梦想，本不可以言志，今被诸兄相责，只得也说出来，以博一粲。慨自秦汉以来，老佛之流祸几千百年矣。韩公《原道》虽有人其人、火其书、庐其居之说，而托诸空言，虽切何补？设使得时而驾，遇一德之君，措千秋之业，要扫除二氏，独尊圣经，将吏部这一篇亘古不磨的文章，实实见诸行事，天下之民复归于四，天下之教复归于一，使数千百年蟠结之大害，如距斯脱。此则弟之梦想而忘冀者也。”心真等七人俱以手加额，极口赞叹道：“此非素兄不能行，非素兄不敢言。不朽之功，无疆之福，古昔圣贤所实式凭之者也，我等俱在下风矣，宜饮百觥，酒贺亦如数。”日京复抚掌道：“我受着一肚子恶气，正没发泄。如今素兄要除灭佛老，行县这厮定该枭首示众。这刽子一缺，舍我其谁？”何如道：“百觥太多，在座也没几人能饮此数。各饮五爵，无徒慕虚名而无其实也。”无外道：“有此非常之志，必受非常之赏，五爵断不足酬。”从三十、二十觥，减至十觥。素臣被众人逼着，只得饮了十大杯，众人俱贺十杯。成之量窄，无外代饮如数。无外更与日京、心真你一杯我一盏向素臣复贺。大家吃得尽醉。首公问素臣：“此行先往何处？专是游学，抑有别故？何日回家？临期我等好来接风，再图畅叙。”素臣道：“弟此行欲先往江西，登滕王之阁，望丰城之气，泛彭蠡之湖，躡匡庐之顶。归途则由山阴禹穴以探天台、雁荡诸胜，如苏黄门之欲以名山大川广其志意，非有他故也。出月初二日即行，归期未可预卜，大约少则三、四月，多则半年，再与诸兄把臂。”日京道：“休听素兄瞎话，那里是游学，韩太尉且靠后，肯学苏黄门？他的心晒干了，

比笆斗还大哩！”素臣笑道：“昔人云：胆欲大而心欲小。若果如日京所言，则弟为天下之妄人矣。”双人道：“闻学究已经出京，不知先按何地？还须速归为妙。”素臣笑道：“韩太尉、苏黄门则吾岂敢，尚不至如村学究恋恋于鸡肋耳。”遂大家一笑而别。

素臣择于成化三年三月初二日起身，诸言志者俱来送别，独有日京不知所往。素臣拜别祖先，向水夫人房中叩别，听了嘱咐，别过兄嫂，嘱妻田氏小心侍奉，吩咐老家人文虚夫妇，紫函、冰纨两个丫鬟，在家照管，带着小童系囊，别了亲友，竟望江西而来。正是：

马当风想滕王阁，文种潮生西子湖。

总评

或问解《黄鹤楼》诗固属高妙，特崔司勋非不信神仙者，其《临华州》诗云：“借问路旁名利客，何如此地学长生。”此则诗本不作此解。曰不作此解，诗便不佳，并诸跌顿虚字俱讲不去。古人作诗，每避熟就生，不肯人云亦云。咏黄鹤楼诗固无不颂神仙者，故以子虚乌有翻之。此避熟就生之法也。如“青雀西飞”一诗，断难以颂神仙解之，而玉溪先生亦岂不信神仙者邪？何其言神仙之子虚乌有，与司勋如出一口也？司勋、玉溪皆非道学中人，作者因此《黄鹤楼》诗以神仙为子虚，又未经前人道破，故借之以作入笔，亦避熟就生法也。其引玉溪诗者，殆即恐后人有此一疑耳。玉溪集中，涉神仙者不一而足，其献从叔一首，则通首皆颂神仙矣，亦得云“青雀西飞”之诗本不作子虚乌有

解耶？

此篇入笔、出笔，总论略言之矣，而细微曲折之处，其灵妙更有可论者。此书为辟除二氏而设，他手入笔必双提佛老，作者乃专提老氏，后始兼及释氏。三首诗分两层说入，专则素臣所解，兼则素臣所作；专则一首，兼则两首。夹叙日京一段，又专论释氏，不及老氏，直至素臣言志，然后双提佛老，总不肯下一直笔、呆笔。武夷九曲，以曲取胜。此文入笔亦然。

专及老氏，即提出宏治素臣，以定一篇之纲领；兼及佛氏，即提景王靳直、安吉，以清全书之眉目。振裘者必挚领，建屋者必筑基。文法之秘，莫大于是矣。

以三梦起，以一梦结；以三诗起，以一诗结，皆此书极大关键，而总论未及，何况其馀。实缘身入宝山，遍地琳琅，美不胜收，目不暇给故也。引伸触类，不能无待于后人，阅者尚垂意焉。

甫出素臣，即继以路产一女，落盆即死；既已落盆而死，何必赘述？善读者必将深思其赘述之故。及读至“只此两子，爱之如宝”等句，方知其意，跌重下文。便撇去不思明示以间而使人思，复弥其间而使人不思。颠倒后世才子之心思而簸弄之，遮瞒后世才子之眼目而盖覆之，神矣！化矣！

赤日发出万道烈火，将一僧一道烧成灰烬，明伏后文而不嫌其直。以梦固灵物也，中国、外夷，道观、僧寺，安可纪数？故须万道烈火。而所烧实止一僧一道，何等包括！何等明白！

日京入席时，容貌辞气，活面出一位豪爽莽直英雄

气象，真虎头道子写生手也。无外摩肚，亦是写生，然自是无外，不是日京。

十人言志一段大文、正文，中夹入十人论好事一段小文、闲文以激荡之，非止横山截水法也。而人各一论，或庄或谐，或置或慰，无一笔雷同，其伏后文诸事，如帷灯匣剑，奇妙极矣。尤妙在素臣一海论与后文辟除本志默默相感，脉脉相通，更不辨孰为大文，孰为小文，孰为正文，孰为闲文，此之谓神化。

素臣言志本可即出正意，而复用古风以离之，总不肯作一呆笔、直笔。武夷九曲，只此一回尽之矣。

素臣言志，即出正意，亦非呆直，而加此一曲便极灵活。将平生本愿，翻作梦想，一若古风所云，乃其真志者；然如珠走盘，令人目光闪烁不定，真是奇观。

文章加此一曲，固入妙矣，而知己相聚，乃有隐情，如众人公论何。妙在开后局一回，即借众友违心之讥，叙出素臣避世之念，而证之以梁公、双人，叹之以长卿，遂使深山一歌，绝无可议，所谓笔补造化天无功也。前辈有云：“读才子奇文，一毫性急不得。”余于此书，屡疑屡论，屡悟屡悔，始信其言为不易之论。

合看开后局一回，此古风又是本志。辟除佛老，实是梦想。翻手为云者覆手即为雨，乌兔任其掷弄，迹象化为虚空，其腕中真有鬼物，忧则违之，达则行之。素臣本志，合之则一，而分之则二者也。而辟除佛老之事，任重道远，势格时违，即得明君委任，亦难必行其志，真有如梦想之未足凭者。作者不过据实而书，读之已觉凌空而舞，始知奇文不外乎实理，妙境即生于至情。

第二回 摇看花色眼急雨淋瓠子之头 挥麈雄谈冷水浇葫芦之背

素臣下船望江西进发，到了杭州关上，要往江头雇船，忽想起西湖虽不过游观之所，却也名擅东南，现在足边，何妨一为拭目？因向昭庆寺寻了住处，安顿过了行李，一个小沙弥跑进房来说：“家师奉拜。”随后来一个雄壮和尚，笑容可掬的向素臣行礼，一眼看着奚囊，寒温了好些套头话。素臣问他名号，方知那僧法号松庵，是本寺住持，结交官府，甚是势要；生得暴眼赤腮，油头紫面，一部落腮胡，脑后项间青筋虬结。素臣看去，知非良善。估量着有膂力，会拳棒，脚步尚不甚牢实，想是酒色淘虚的缘故。幸喜囊中无物，自揣力量还制得住他，遂不放在心上。松庵别去。用过晚膳，将房内墙壁、房外路径细看了一遍，收拾安寝。奚囊乖觉，将自己带的一柄防身顺刀藏放里床褥下。到一更之下，素臣听得隐隐似有男女谑笑之声，又远远听得妇女悲泣声息，悄问奚囊，却绝不听见。

次日起来，早膳过，吩咐奚囊带些银钱，锁了房门，出了寺门，到断桥边四望，只见青烟横抹晓山，紫燕斜翻春水，那时正是艳阳天气，花香阵阵从湖边扑面飞来，顿觉游兴勃然。一径往六桥走去，早已画舫疏帘，映出芙蓉粉面；烟堤嫩柳，拖来桃叶香裙。素臣心在湖上，一心览胜，且往来仕女都是涂脂抹粉，绕翠围珠，无一个天然秀色可入素臣

之目者，遂把这些粉白黛绿、莺声燕语，都付之不见不闻。一路高瞻远瞩，要领略湖山真景。正走之时，只听奚囊说道：“那一个好像松庵和尚。”素臣上前相叫，要问他由岳坟到灵隐的路。那知这贼秃一双毒眼紧射在湖中一只大船舱内，目不转睛，睁睁地呆着，那里听得素臣声唤。素臣暗笑：果然和尚色中饿鬼。遂向湖中望去，只见一只大船，打着抚院旗号，有一个白须老者同一个和尚在舱内坐谈，后面一舱，门窗俱闭，并没女人踪影。暗忖：天下事有三屈，想是和尚与松庵认识，在此听他说话。遂丢过一边，也不再叫应，打算别问路人。那知走不多路，陡然黑云四起，雷电交作，大雨如倾盆，直倒下来。急折转身，只见游人仕女个个如丧家之狗，落水之鸡。男人也还罢了，只有那女人被雨，其实可怜，只见：

粉挂腮边，水洗观音金面；脂淋项下，油揩邻妇青唇。髻散发拖，枉着三更天、四更天出门时许多妆扮；珠狼翠籍，借的张家嫂、李家嫂进门时何物赔偿。一片粘连，湿裤湿裙裹双腿，好似丫叉卜芦；浑身胶结，单衣单袄堆两乳，犹如泡胀馒头。乱纷纷，抱子牵夫；闹嚷嚷，呼娘觅女。足慌泥泞，路滑臂跷。几阵风来，色色牵，浑身发抖；一交跌去，哈哈笑，两脚朝天。

素臣此时浑身浸湿，寒冷不过，休说没工夫笑这些女子，也没心肠去怜恤他，只办着自己走路。无奈奚囊年幼，跟随不上。素臣把手拉着，且拖到一个亭子边来。那雨势比前更大。素臣看那亭子内有多少女人挤着，因亭小人多，并至挨肩擦背，没些空缝。素臣把奚囊推入，自己却背着亭子，站在阶前石上。奚囊道：“相公何不挤上来？”素臣道：